

方方
——
著

闭上眼睛 就是天黑

虽然外面亮着，
可是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哩。

闭上眼睛 就是天黑

方方——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方方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5675-6067-3

I. ①闭…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0857 号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著 者 方 方
策划编辑 许 静
项目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王国红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风信子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5.75
字 数 8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67-3/I·1648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我要说的是武胜松的爱情故事。虽然武胜松说后面的事与爱情无关,但我还是喜欢这样为他拉开故事的大幕。

其实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可是在我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却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生长在和平时期的武胜松这么个人。本来我从来也没有细想过男人的活法。我们惯常以为男人在这世界上活着的目的就是承担,这是他们的天职和本能。我们总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男人。现在我认识了武胜松。武胜松让我知道男人大可不必只有一种活法。男人中心甘情愿放弃承担而渴望当一个小男人的多得是。这事有点好玩。于是,我的写作欲望就被武胜松勾引了出来。那一阵,我很懒,可是心里头的那个武胜松却老是在催促着:你写吧,你怎么还不写呢?一天中午,我到平台上晒衣服,看到了明朗的阳光照在我门前的香樟树上。树上的鸟一阵阵地叫

着，翅膀扑扑扑地将香樟树叶一片片打下来。院子里的绿地成了黄色。一个男人在远处嗫嚅地说着什么，很含混的几句话。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也没听清他说什么。他的声音同香樟树叶一起落在地上。地上只见香樟树叶，却不见他的声音。

突然我就想起了武胜松认识百合的那个下午。在我的印象中，那正是这样一个阳光的下午。武胜松也是这样嗫嚅着。我想，是开始这个故事的时候了。

下午的阳光好灿烂。风也很舒服。走在街上，人懒懒的、闲闲的，无端就觉出幸福。

武胜松和女朋友冯玉敏逛着街。冯玉敏买了件新风衣，立马套在了身上。武胜松说，真的好洋气呀。冯玉敏高兴了，说武胜松你这个人还有点眼光哩。武胜松便把笑挂得满脸，有点傻傻的。

大街的橱窗很华丽，里面站着许多面无表情的模特儿。模特儿身上套着各式各样的衣裙。有时会碰上一两个模特穿着三点式。虽然是塑料的，武胜松的目光还是忍不住往那里

膘。冯玉敏一发现就用手把他的脸使劲一拨，大叫一声：正眼！武胜松惶遽中，赶紧就把眼睛正过来，脸上露出做了坏事的表情。冯玉敏于是就大笑，笑声能响穿一条街。武胜松一辈子都发不出这样的笑声，但他却对这样的声音充满欢喜。

冯玉敏走到每个橱窗前都会停上几秒，比照一下自己，然后对武胜松说，她们都不如我这个活动衣架哩。武胜松信口就答道，当然不如。冯玉敏见他如此快捷的反应，说武胜松你怎么拍马屁连想都不想一下。武胜松的确没有想过，叫冯玉敏这一点拨，觉得有些可笑，便自己笑起来。笑完说，拍你的马屁还要想的话，那人要累死。冯玉敏听得这话就又放声地大笑起来，笑得无拘无束。笑完说，武胜松，走，跟我一起找小美玩。

武胜松对去找小美或是去别的地方都无所谓。武胜松的兴趣点只在冯玉敏身上。冯玉敏的话对于武胜松来说，全都是命令。武胜松从来也没有打算找个理由来拒绝。武胜松同冯玉敏谈了两年的恋爱，两人快要结婚了。武胜松说，你说去就去好了。

关于武胜松的家以及武胜松和冯玉敏的恋爱，我想还是要说得再仔细一点。这样，我们就会对武胜松后来的故事多出一些理解。

武胜松的母亲就是姓武，叫武茉莉。这名字很普通。武胜松说他外婆生他母亲时，院里的茉莉花正好开了，于是就给他母亲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看上去，武胜松的外婆也还有几分浪漫气质。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贫穷市民家的女儿。她的女儿，也就是武茉莉，继承了她的贫穷。在贫穷的日子几乎快要过不下去时，武茉莉下了乡。下乡倒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她身为知青，非下去不可。

武茉莉在乡下很能干，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有一个男同学是个文弱书生，家里以前很有钱，对比起武茉莉，他很不能干。许多的事情都得依赖武茉莉帮助。久而久之，离开了武茉莉他就不知道怎么过。于是，武茉莉就嫁给了她。正像许多书里写过的一样，很强的女人喜欢找一个很弱的男人来被自己照顾——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份用不完的精力，也似乎是要把自己的能干衬托得更加突出。

武胜松的父亲属于很多男人眼里特别窝囊的一类，柔弱而又内向。他的家庭虽然有钱，可从来也没有轮着他享受。好在他找了武茉莉这样能干的女人为妻，所以他也没有过太苦的日子。后来他被招到当地矿山当矿工。武胜松出世时，这个男人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让他姓武吧，就叫胜松——希望他这辈子能胜过武松，千万别像我这么没用。这个没用的男人仿佛预知自己将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在武胜松未满一岁，武胜松的姐姐刚满四岁那年，有一天矿井塌了，他和七个同事便在一刹那的崩塌中，消失在地下；与他因为遗产后来又变得有钱的家庭以及他能干却一直清贫的妻子从此生死相隔。

武胜松对这事毫无印象。武茉莉却哭哑了嗓子，哑到再也不能回复到以往脆声脆气的地步。武胜松每逢听到母亲哑哑着同他说话时，便对父亲有一种特别的恶感。心想你又没什么了不起的能耐，你凭什么让一个女人一辈子为你哑着嗓子呢？武茉莉几年后带着武胜松和他的姐姐又嫁了人。继父是个知识分子，姓蒋，温文尔雅，对武胜松不错。但他在武胜松心里无论如何都只跟老师一样，可亲可敬，却永远不是父

亲。武胜松对亲人的认同，只限于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姐姐叫武超美，原来跟着父亲姓，叫刘超美的。父亲死后，武茉莉改嫁时将她的刘姓也改成了武。武超美从小就负责带弟弟，对武胜松这个弟弟全方位的关照如同一个小母亲一样。

有一天，武茉莉满面红光地告诉武胜松，为了照顾知青子女，武胜松可以回城了。武茉莉那天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武胜松长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如此这般。武胜松却并不想做一个大城市的人。他觉得跟母亲和姐姐一起，外加一个继父，以及母亲同继父生的弟弟蒋小宏共同生活，就挺好。过年时，一家人围着桌子打扑克，他就坐在母亲旁边，为她当军师。他的言语不多，但他的主意很多，所以母亲总是赢牌。赢了牌便快乐地拍打着他的肩头，哈哈大笑，声音哑着，却有一种只有武胜松可以听出来的韵味。这样的时刻，带给武胜松的便是满心的幸福。武胜松不觉得一座城市的大或者小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可是母亲武茉莉却同他的想法完全相反。武茉莉认为城市的大或小对一个年轻男人的意义太重要了。重要到不仅是

他个人一辈子的事，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武胜松并不否认一个男人的前程将与他的子孙后代相关。但子孙后代都住在小城市里又有什么打紧？在哪里生活不都是一辈子？难道进了大城市一个人就可以活两辈子么？

武胜松的看法看似超脱，却有一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味道。如果有一个文人早先知道武胜松，一定会拿他写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现在杂志最流行这类话题，尽管写的人正是为了不平平淡淡地过一生才拼命地去写。

武胜松之所以觉得小地方也不错，是因为他对所有大场面都有些怯场。一想到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和喧哗吵闹，他就觉得自己会像晕车一样“晕城”，或者说是“晕繁华”“晕热闹”。

像他的父亲一样，武胜松也有他非常柔弱的一面——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武胜松没有上大学，只读了一个技校。如他这样水平和能力的人，前程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静静地生活。这是一个不需要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的目的，全然不必进到大城市去摆一副架势拼打。但武茉莉不管武胜松怎么说，都绝不同他一致。武茉莉自己从大城市里出

来,知道那里的机会比她现在生活的地方要多得多。武胜松问她什么是机会,武茉莉也答不清楚。只说说不定哪天,她也会成为一个伟人他妈。而在这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武胜松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武胜松觉得母亲的思想可笑幼稚之极,但却奈何不了她。武胜松爱他的母亲,并且顺从她的意志已成习惯,所以他决定成全她的想法。武胜松在一个春雨纷纷的日子孤身一人进了城。他来到这个他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他的地方。从下车那一刹那起,他心里便只剩下了茫然,连母亲热切的希望都被融化在这茫然之中。在这片无论是地形还是语言更或是生活方式都十分陌生的大都市,武胜松觉得自己像一条孤独的鱼,没有头脑地到处乱游。碰上送到嘴边的小虾也不知道吃,等饿极了咬一口时,却多半是一片垃圾。后来,他觉得用鱼形容自己都还有美化之嫌,于是将鱼改成了虾。心想自己正是一只可怜巴巴的小虾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没有目的地乱蹦乱跳。

终于,还是他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武胜松的叔叔,帮了忙。

武胜松在一间阔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的叔叔。叔叔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圈叔叔与省里许多领导人的照片——叔叔望着那些领导笑着，那笑容有一点做贼似的心虚。叔叔炫耀地用手一指照片，洋洋得意地对武胜松说，怎么样？武胜松没说话。武胜松心想，能怎么样？

武胜松看着叔叔那副跟照片上的父亲几乎一样的面孔，耳边立即响起母亲哑哑的声音。叔叔其实像他父亲一样的没有什么用。但叔叔不需要有用。祖父留下的房子和产业以及退赔回来的钱，都落在了叔叔手里。叔叔有了这些就足够。叔叔成立了一家公司。他让自己做了个董事长，高薪请了人来替他管事。然后他就每天坐坐茶楼，听听唱戏而已。就只是在见到武胜松时，叔叔的面孔头一回正经得像一个真的董事长那样。叔叔说他的公司有个规矩，就是不录用自己的家人，以免手下不好管理。因为规矩是叔叔定的，所以即使是亲叔叔也不能把武胜松弄进公司里来，就算公司需要年轻人也不行。武胜松本来就没有打算进叔叔的公司，同时也没有想过自己同叔叔是什么“自己的家人”的关系，叫叔叔这么严肃

地一说,立即有些反胃,差不多当天就想买票回家。武胜松心说,谁愿跟你是“自己的家人”?但叔叔公司的经理把武胜松领到自己办公室,并说要介绍他到保险公司做推销员。武胜松没有犟下去。武胜松是个习惯听从别人话的人,更何况他也没必要因为厌恶叔叔就硬起骨头来拒绝这份工作。武胜松不是这种人。武胜松也并非是从理性上明白善于妥协是人的第一大美德。他不是。他只是对什么事都懒得较真。随随便便地散散漫漫地活着,这是武胜松的活法。也难说这活法就不健康。再说,那些喜欢打拼的人也必得武胜松这样的散漫之人来衬托,否则谁晓得他是在打拼?就这样,武胜松给他的母亲挂了一个电话后,便高高兴兴地去报到了。这时武胜松刚进城不到一个月,同很多人相比,他很有运气。

武胜松在推销员培训班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冯玉敏。他常常觉得认识冯玉敏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冯玉敏在培训班里,正好被安排坐在武胜松旁边。冯玉敏是个热情爽朗、以帮助他人为乐的人,性格像极了武茉莉。冯玉敏在中学当过团支部书记。毕业后走上社会,没有了可供她团结和帮助的

对象,没有了她教导和指示的机会,就像歌星没有自己的歌迷一样。那些人本来都是她身边的屏障。现在屏障突然四散而去,莫名的空虚和孤独就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不曾遭到任何的抵抗便直接攻入了冯玉敏的心中。而在她被许许多多的人拥戴时,这些东西却从不曾光顾。

武胜松就在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坐在了冯玉敏旁边,就仿佛是上帝特地派来成全冯玉敏的一份快乐。武胜松使冯玉敏重新找到自信和骄傲。武胜松不认识城里的道路;武胜松不知道城里最高的大厦有多少层;武胜松上电梯不会自己操作;武胜松不知道在公共场所不能挖鼻孔和浑身挠痒痒;武胜松不明白走到街上不能随地吐痰;武胜松不懂得吃自助餐,也不知道怎么吃西餐;武胜松没见过信用卡;武胜松不会唱卡拉OK不会跳舞,更不会蹦迪;武胜松不知道领带应该怎么打;武胜松没见过电脑,当然也不知道上网;武胜松不认识任何一个名牌……总之,武胜松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特别需要有本事的人来开导,而冯玉敏这个正盼望能开导别人的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冯玉敏说,就像老天爷知道武胜松正等着一个如她一样的人来教导他怎样在城市里生活。而在武胜松眼里,冯玉敏就像是一本又文学又科普又哲学又古典又现代又激情又复杂又简洁又绚丽又丰富又时尚又实际的书,他要慢慢地学习细细地阅读才是。

起先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过恋爱。因为他们最初的吸引并不是性别吸引。他俩在一起时的关系,倒更像是一个老师与一个学生。所以他们开始的交往一直都很放松。可是培训班的其他同学并不这么看。他们纷纷拿冯玉敏开心。他们不拿武胜松开心是因为武胜松平常沉默寡言,不容易同大家融洽在一起,如此多少有些不便。而冯玉敏却恰相反,她同每一个人都混得很熟,同每一个人都能坐下来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这样,大家开她的玩笑也就顺理成章。最开始被人打趣时,冯玉敏还哈哈大笑,说我哪里会找武胜松这样的乡下人呢?武胜松听在耳里,倒是没笑,只暗想,若找了冯玉敏做老婆,我这辈子不都当学生了?可说的次数多了,冯玉敏有些沉不住气,开始疏远武胜松。武胜松知道原因,也不介意,觉得

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没有谈恋爱，所以不能让别人当成真的。

两人都这么想着，于是也就真的淡了下去。

但是万没有被他们想到的是，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虽然都没有想着谈恋爱，但还是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温暖地生长，这就是感情。在淡下去的日子中，武胜松见不到冯玉敏，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好像这个城市要把他抛弃掉；而冯玉敏见不到武胜松，曾经驱散了的孤独和空虚便再一次袭来。

培训班四个月后结束，班上组织了一次郊游。郊游很开心，冯玉敏虽然同大家有说有笑，可眼睛却时时在窥视武胜松。冯玉敏发现武胜松一直都郁郁寡欢着，心里也就有几分不自在。其实武胜松也不见得就是为了冯玉敏而郁郁寡欢，他天生就是一副忧郁的样子。生活中我们常会见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不爱说话，脸上也很少笑容；他们眼睛里总有一份忧伤，就算什么心事也没有，这份忧伤也从来不会散开。人和人一生下来就不同，这是没办法的。可是冯玉敏并不理解这些。她觉得武胜松的这份忧伤是因为她。生活中冯玉敏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总是很主观地把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挂在一起，

以为与自己相关，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是天性，没办法的天性。活动结束后，冯玉敏有意留在后面，她知道武胜松是永远散漫地落在人后。

天已黄昏了，人人都忙忙地赶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人的掉队。众人一下子就走得没了影。武胜松心知自己是最后的，索性也不急不忙，就算是赶不上末班车，找个农民家住一晚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武胜松并没有欣赏大自然的雅兴，也没有什么沉重的心事要在旷野中思索，更谈不上独步黄昏，在萧瑟的风景里玩味自己的寂寞。他只是一个懒散的人，无所谓时间，无所谓速度，从不在意历史，亦不关心现实。他脑子里想些什么，他常常自己也不清楚。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他：嗨，你在想什么？他一定会很茫然，觉得这世上难道非得有什么东西让人去想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冯玉敏同武胜松的距离越来越近。她的心情很急切，同时也揣着一份期待。当武胜松在夕阳的余晖下突然发现冯玉敏时，心里竟有一份激动轰地涌了出来——他张开了嘴。冯玉敏的脸被正在下落的霞光铺满着，灿烂若鲜花。武胜松想